



皇朝中興小紀卷九

宋熊克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
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為參
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
未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
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為相當收天
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
為此耳既而頤浩過關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

之寔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
四明見朝廷集海舟于岸下是必為避敵之備夫避
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
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尔望鑑去歲敵騎追龍
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以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扼
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
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
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
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

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
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
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斷而必行
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
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圖之近臣有獻
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
蕃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穿資
峻秩舉無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為大帥處以鎮江

先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于參倅陛下聖斷
不泛尚遲延未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先世確邵武
人也

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東移岳飛可用
上曰飛杜充愛將充于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
人之明也

新肇慶府鈐轄曾訥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
成以至編置籍後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
言者乃謂訥因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

亟罷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訥已除鈐轄猶上言
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

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聞趙鼎
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猷
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于東野張守曰二
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
理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
祐中終始寔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

典及帝學二書深禪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
寓衢州乞給劄令冲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鄒瓊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
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
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審總兵致討德
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連南
夫馳書求救德引兵壓壘而陣賊舍兵請降時權知
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撫州勸德進兵
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

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
吏道君力邀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
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
皆呼號而去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騫嫡孫有奕等
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
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
哥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
皆手加于額太子烏拉罕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
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五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

田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

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

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毅與之抗若顏岐雖好事人亦懦怯不能有為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也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

欠和糴斛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為姦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党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其事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苦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送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閑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泛之命侍臣進

故事自此始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蔡崇禮乞止令
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
之怒擯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
行在

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

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
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
宰執于罪累中選真賢寔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

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眚廢其終身
詔臺諫勿復以言遂榜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
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為自古豈有禁臺諫
不得言者且不應榜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宗尹
請坐三章行出曰臣惟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
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
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辛巳上批畧曰陵為侍從
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箝臺諫之得言可罷與外
祠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變朱成黑指

廉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為
直龍圖閣知台州

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
甸恐復擾東南分欲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
擊賊為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平原曠野
敵便于衝突而我師未皆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
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為駐隊敵
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
徐圖諸將恥于不武莫肯出言參議官劉子羽爭之

以為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
得不為是尔

張浚丁巳瀟湘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
馬彫弊勢非五年之後不可大舉既上往會稽敵勢
乘隙侵陵海道之行危甚浚雖退師金四太子者猶
于淮西駐軍浚與參議官劉子羽議曰今度敵勢必
再下江南儻事有不意為天下後世罪人矣勢當傳
檄舉兵以為牽制子羽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此
兵非五年訓練不可一拘者曰事有不可一物者

按上

二句疑假令萬有一前日道海之行變生不測吾濟
有誤字 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之議
遂塞此事外人不及知謂浚輕舉且歸罪子羽為多
天寔鑒之也

先是端驥得志而驕自曰店原之敗少沮參謀官王
庶乘此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
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諸州羈
管陝西人恃端為命及為庶譖而貶軍情頗不悅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欲易置諸路帥臣權

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
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浚
之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于知己短于用兵而
清修篤謹有志于天下古人不能過也浚果斷敢為
諸將亦莫敢桀驁曲端者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
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
浚乃奪其兵廢之

浚于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癸未復永興軍金
人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右與

萬戶羅索等會而浚亦劄五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以興金戰

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令權綴宰執班今後奏事取旨時同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護六宮在道尚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扈送先還乃乞蠲太后所過秋稅丙戌宰執奏夏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縣經費有闕却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橫斂及賦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罪未嘗未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不可貸也

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引衆至淮東又欲南渡議者將復為海道之行范宗尹以為危事不可再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上以為然乃詔金兵見于真揚出沒恐不測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頒霽澤戊子曲赦饒信二州承州鎮撫使薛慶故為盜時嘗掠于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縣二百里饒魚稻菱蒲之利賊張敵萬往來其中衆至數

萬旁郡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入城者多得達
楚州鎮撫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受苦絕賦入
路由是乏食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敵萬賦入
路為厚薄也至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威求援
鄰鎮慶走救之戰敗而死楚勢亦危立遣人告急已
丑樞密院奏仲威兵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金方濟師達蘭善
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譬徒
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敵兩淮若委

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
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
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
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彈力不為養敵自豐
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詔通泰
鎮撫使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
遣兵渡江為援

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趣光世渡江解圍上顧鼎
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曰昨

聞光世亦欲渡江一屬官有異意遂已臣嘗以書抵
光世曰參謀諸君又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固不可
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勢上
曰諭諸將當如是鼎曰若其屬時以言警之彼必
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勵其
餘陛下有唐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
助因力求去

辛卯建州民范汝為者粗知書其諸父以盜取為事
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

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鈿老矣郡
守謂鈿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
斃于獄其徒無所歸復依汝為一日因刃傷人至死
遂作亂事在七月時方艱食飢民泛之者甚眾州兵戰敗
賊勢滋盛癸巳詔福建帥臣徽猷閣待制歙縣程邁
遣兵討之

言者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昨聞
警報了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為敵騎所追
望行竄逐乙未詔康永州珏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

資政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苛擾亦降
兩官時右正言吳表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恃與
益深交擅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
狀朕未嘗假以事權宰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
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朕于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
后之父不復收召張才人弟兄皆小官卿等所知蓋
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先是州縣擊囚多以盜販茶鹽及通官物數雖少而
連逮甚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寔傷和氣九月壬寅

乃詔諸路提刑司將寔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
上曰不惟州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淹然朕嘗以一二
事付寺至今尤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徒流或至于死
法有差等而久繫于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
諭之

甲辰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

其後太后回
蓋知為此日

時越州秋試官宗愈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尚諛愈以
為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為兩場今已時若于是言者
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寔同首善之地而試官全不

體國以詢良圖乃為進身之計因言獻諛如此是崇
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為國大累乞畧賜懲之亦望
陛下惡佞之意不減于責張各時也庚戌詔愈協各
罰銅十斤

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
有詣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
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為寒士之患朝廷今
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貳如堂中取闕並不
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

乙卯罷中書門下檢正官

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復置四員

有王師昊者岢嵐軍人上書誑誕惑眾戊午詔送鄰
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鼓進狀日聞聽覽言有
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置不問至于
惑眾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

己未內降御厨官潘績特令再任宰執奏績乃添差
不應再任須特旨再添差一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
寢前命

宣撫制置使張浚以熙河經畧使劉錫為都統制與
汪原經畧使劉錡秦鳳經畧使孫渥環慶經畧使趙
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于耀州錫錡仲武子也浚
進駐邠州于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
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犄角
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
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
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
澤敵有騎不能施何用他徒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

曲端旗以懼金、將羅索曰彼終紿我也癸亥羅索
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
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鉄騎出不
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
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于是陝西人情大
震

浙西大帥劉先世解到降羌詔分隸五軍乙丑三省
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

日不可不思魏證所爭議者以為戒也乃令諸軍常
察之

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官王
德鄰瓊將輕兵趨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多猶豫不
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
殲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
自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
岳飛亦屯三整為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
中砲死城遂陷而朝廷尚未知也

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
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
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
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敵
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常為敵見侵而
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
朕復何憂忽有謀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
震擾鼎為宗尹曰不運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
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

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

此據范宗尹趙鼎事實參纂

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心宋亮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建留于張其分寔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于斗、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畧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宗乎金不南渡矣然禦兵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都不為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矣隨江山人

也

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逆時將官曹維統到任而浙江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瑱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朔詔並究寔改正

先是西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

秀成命既行不欲追寢即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

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救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荐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荐詔從之上因曰如蔡卞真所謂姦邪比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鶴鷄賦京

卞皆賦于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因致斯端且後范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無不緣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陰險過于京也

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往至勢難枝梧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

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送之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

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懋忠寔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

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為觀文殿學士

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秦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他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于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既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寔浚或建策徙治夔州參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則與關中血脉不通矣今當且留興

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
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名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
阻不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
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
柵守之而敵已抵原下矣浚于是又退保利州或謂
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
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戰于富平也金人亦畏之

然浚喜功名銳于進取而幕下多川南官不練兵事欲
決勝負于一舉以于是遂走興又有走關中陝西諸
郡不殘于金人者皆為潰兵所破矣

前宰臣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
禮久乃令知相州

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眾號百萬與羣盜合謀
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
治所而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于是頤浩駐兵饒州
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

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趨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顧浩遣統制官巨師古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為賊所敗賊眾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顧浩惟忠以眾渡江避之陣于北溪洲

癸卯詔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遭罹敗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端明殿

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于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力荐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書

有直秘閣李允文者廬陽人初受辟于宣撫處置司

時諸路潰兵全集于湖北之境復辟允文知鄂州兼
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為之
用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
事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脅取
州縣之物以千萬計知岳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
聞為允文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沉于江而殺
之

戊申上謂宰執曰秦檜忠朴可用朕昨為之喜而不
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

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檜舊
曾除資政殿學士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湏如此遂
除禮部尚書以春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
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
百

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自京城隨金北去以被金人
達蘭郎君任用金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金遣
舟送歸檜王仲山壻也別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緡贖
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已者奔舟未歸然

全家同舟婢僕亦無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是日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
院事

建賊范汝為眾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
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閩不敢進而
駐于邵武軍尋以企宗為福建制置使初漕臣魯詹
謂漕于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企宗
陞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危之詹見企
宗言邵武見糧未乏及責漕臣輓他州以取贏其不

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尔企宗不能屈
知湖口縣孫咸以贓罪抵死壬子詔貸命黜之上謂
宰執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黜之尚為寬典又
曰自今贓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獎謝克家曰聖
訓及此吏知所畏矣

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

初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荐為臺官至是乞補外戊
午上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荐引若臺諫
朕豈不能辨其言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

宗尹曰呂頤浩罷相所存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除表臣直秘閣典郡

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于輕進今兵既少亟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敵騎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敵方南下朝廷不遑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

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携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卽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邊鄙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理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輕棄二浙失奠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議由是寢

先是趙哲既誅死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又斬敗軍

中興小紀
統領官喬澤張忠等時統制官慕洵守慶陽懼將及
已洵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攻環州
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劉錡以
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洵相拒金以輕兵破渭州次潘
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赴
渭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領官中
彥送款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孚等又引
金人劫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為將而叛
錡至花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劫其軍與金帛降金彬

乃書生嘗為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黠金進抵秦州秦
無師又入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
于金、由秦鳳還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可弁以
城降于是五路相繼悉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
流人曲端心腹其降也端必知其情而參謀官王庶
諧端不已時人多上書為端訴寃浚亦畏其得衆心
乃送于恭州獄逼而殺之然議者以為無辜其後追
復宣州觀察使謚壯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
誅之橫被悉還舊秩申賁美名制詞李誼行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于富平也人皆歸咎于
曲端之廢人多上書訟其寃浚畏其得衆心殺之獄
中以病死聞西人以此益非之然端負才喜犯上非
浚所能御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端
未必便乏才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
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罪浚
以據天下富強之地權侔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
之士人貽書訶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
帛之賜其去陝西而至于房陵也有題六言詩于傳

舍者又有從而跋之者皆訕罵難堪之詞浚見之命
籠以碧紗且書于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一
面累年雖敗而不亡者耶

湖寇楊華等一日乘舡至昂州城下殺言乞招安鎮
撫使程昌禹募孔日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
斬其首鼓棹東去

十二月先是金西元帥府密遣人持諭諸路令同一
日大索兩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
于道至癸酉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

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于韃
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
逃歸豫地故尔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骸滿
路死于非命者無數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
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
之民罹此患甚于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
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乞食于途尼雅
滿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
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執曰金

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宗尹
曰誠如聖訓

時樞密院都承旨官闕上令宰執具人數上甲申乃
擬邢煥辛道宗藍公佐上曰煥係戚里朕不欲令任
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堪乏兵道宗時為後軍都
統制遂除副都承旨于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
除不報

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
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

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請命大將
致討工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
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
統制王瓌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鎮撫使岳飛皆
隸于俊

以會要及范宗
尹事實參纂

舊制川陝買馬及三千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
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為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
斃于道則有罰立為定格是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

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初福建制置使辛企宗駐兵邵武距賊洞二百餘里
時遣兵攻賊率為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達者嘗為穎
上教官以策干企宗辟充幕屬而達反為賊游說欲
得招安時監司亦以招安為便朝廷乃遣承議郎劉
嚮迪功郎陸崇同往招之嚮崇皆建安人賊黨葉鏡
者恃其勇未即聽命惟汝為募得官亦懼大軍繼至
雖受招安而不散其徒于是授汝為閣門祇候民兵
統領以鏡副之鏡改名徹乃就命嚮崇為措置民兵

寨柵官

皇朝中興小紀卷九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

宋熊克撰

紹興元年歲在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
癸卯上謂宰執曰張浚短于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
李回曰浚行倉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馬賢然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

尚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為
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江州為帥府戊申詔開
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

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主管閣門宋錢孫早事潛邸為內知客至是親筆詔
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
知閣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皆與外任蓋恐其
親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

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著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
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
命固無是理

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已邗

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
賞行法則吏必慕賞而不恤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
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
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真考並配而五
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後
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
遵元祐之制

建炎初權罷秘書省丙戌復置監少監丞郎著作郎
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真秘閣程俱為少

監俱開化人也

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
乃趨左蠡下砦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
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令瓌同增與
賊戰于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
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
馬進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
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于
是頤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

嚴因又詔彥舟統兵六至筠袁掩捕

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過金之策與夫
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己而力行之于是兵部侍郎
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畧曰臣昨扈蹕永嘉陛
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
頗蒙採納臣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
將爵祿極而家資盈習成驕而無鬪志一方有警輒
狐疑相仗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
過有邀求朝廷為之龜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

能為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于將刑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漫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為腹心若不攷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為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于溫御史臣竊聞今諸將雖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于胷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于將必有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

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濞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奮命者當以濞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于平居時亦嘗察其好惡如以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從之時有西方以財賈為憂而大饗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上言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于此至桐廬人

也

初桑仲據襄陽絕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眾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濱兵以勇自負莽蕩為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為糧每過行請則全隊撥男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妾于是襄陽之民殲焉然仲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眾號

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叅謀官續臧畫策以數千眾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既而復于戰于房橫連敗乃還襄陽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向之東下而復西也或謂非桑仲之畏有詔止之然臨敵而退賊蓋得以譎使其眾故漢上之禍皆浚為之羣盜不能入蜀者亦其用王彥之力也

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隨郢州鎮撫使

朱勝非閒居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為患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仲分橫屯鄧州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明嘗為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

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戢兵之愈也

辛亥詔諸路間田甚多百姓慮將來租稅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弥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候秋成覈實其有效

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為公卿次猶增秩賜金
或怠惰因循視為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
夔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逆募土人捕殺乞
依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
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
當以此為戒

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
皆吾民被虜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
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敵張守曰若降赦事體尤

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
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邊警故劉豫李
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于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
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修德以次圖
之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

先是上聞捷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
軍器當留意朕計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
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
吝也

是日詔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
近者泛官條對以為辛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
至為福建提刑柳瑊乞章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鑒
往者群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
尹以下共奏外議稱愜服上之英斷

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為翰林學士
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于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
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祭聖宗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

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
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
之說故配帝以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
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詘祖進父而神宗亦
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
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
患無明文並配則同裕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
于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

是春金左監軍達喇引眾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為敵

萬所敗擒其壻萬戶布拉殺五千餘衆

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于漠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左副元帥尼雅滿在雲中欲圍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伊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于是尼雅滿遣伊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後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鬥計其泛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

至淮西則至川有戰鬥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

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水道郴桂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于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金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于鼎

初湖南帥臣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漕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往來潭州今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逐之有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郡盜馬友

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
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適在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
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立功名何自棄于此自古
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讓允中卒不犯城
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彥舟敗之又宜章土寇李冬
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精兵數千屯本縣
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趨邵舜臣惧
而走于是子諲遣人招錫、忻然歸附遂遣錫討冬
至滅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

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于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
為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
軍糧屢竭有五日絕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
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即調兵糧于屬郡事
急上聞得報不及為諸司所劾又水陸道阻民力頗
為之困

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泛重服
于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于紹聖其後
欽聖復之再廢于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

中興小紀
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后聖德在人心自
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宴由章惇蔡京非二
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
皆以為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
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于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
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
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
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西人所為宗尹曰誠如此
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亦不尤哲廟

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
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
儂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己復
為元祐皇后乃上皇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
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悖禮願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
定位已正于元符而不在于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
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于天地宗廟
可也遂不果冊

金左監軍達喇自為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

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于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
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渙飲于舟中因語及
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
姓初金人見招許開國遼東累載泛軍被堅執銳今
雖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
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午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秩謀與劉豫
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
之癸丑詔斬仲威于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

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

後又復置長貳

復置長貳在
四年五月

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成雖敗
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州有寇而吉州
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
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是九江被禍最
酷異于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至衡州
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

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
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
指日平也不然為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
全矣

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兵
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
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臯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
羣盜胡江于臨川走檄呼之臯已招到江等在路星

馳來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臯節
制端軍為左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頤浩自畫戰圖
授之迨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
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臯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
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遣精銳為水
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
可勝計

金有皇姪摩哩即君者與其別將鄂拉札哈數萬衆
分兩道進兵摩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成出散關

約日皆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
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
屬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者去幕官
陳遠猷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
諸將感泣為備益力已而鄂拉扎哈先期而至陣于
原北玠率諸將列陣以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扎哈大
敗由它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
之西軍卒不相合
初水賊卽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

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攻江陰軍
及崇明鎮遂為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

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常為盜有衆五千朝廷既招
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五萬餘人月費
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
言世清可疑六月庚午宰執奏其事李回曰世清近
討張琪有功未見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無理
方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卽清解圍而劉光
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

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曰等謹
遵聖訓

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
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嚴擊琪破之頤浩
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為
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
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

初詔諸路轉運司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
言者慮有私請望于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

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
非西浙差憲臣施垌福建差帥臣程邁荆湖差漕臣
孫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
令張浚于逐路選之垌晉陵人綬涇城人存誠高密
人次翁歷城人也

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于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
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紆為修奉官紆言上
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攢宮耳當先正名
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總護使而有

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戩上疏以謂陛下
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
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
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頓違修奉之內各設
其所內有太都監以闍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
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至
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
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况梓
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

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于是
一切
鑄省壬午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

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荐敏復觀文殿學
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
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冝起永州流人
馬擴為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既而擴與參謀官
范直方不協辭去

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

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寃而臺臣繼亦
論列叅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啓上密諭招討使
張俊令收允文俊既破李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
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須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
官汪若海者歙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川允文以
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叅議官湯東野引若海謁俊曰
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
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
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

李成欲移戈至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
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
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
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
既相辟必為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
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以喪
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
東下因檄若海併招張用亦以衆俱來于是俊執
允文歸于行在詔付大理寺既而遂正典刑贈植直

龍圖閣復若海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
益盛矣

時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
不可并論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于洪州且言
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
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
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

時資政殿學士王絢刑部尚書胡直孺並兼侍讀中
書舍人胡交修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

甫詩句親書與之于絢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
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則曰相
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
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為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
政宣以來濫賞而叅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
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
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疏詆之乃詔先罷武
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宣和間任詞臣
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

人君留意文籍命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
科願謂宗尹曰且如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
劄目亦自難處宗尹曰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
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兼領校正者非按此下原
本訛脫
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以為不欲歸過君父
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日求出于是秦檜復
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
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

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
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鄱陽人
時並為都司未幾宗尹落職

初詔勅令所以嘉祐勅與政和勅對修命工部侍郎
韓肖胄等詳定至是修成勅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
官參知政事張守上之肖胄忠彥孫也

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适滑浩二人預討論事
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庇宗适而不問是日執政
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适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

史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
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
張守等仰贊聖訓于是不罪宗适再以浩送吏部
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為殿中侍御史言萬一
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礪相問為民所留此天
意也請建為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
世將徽唐老劄子且為之請謚壬申上謂執政曰當
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于是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
王言

內侍楊公恕自敘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
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為僥倖但其
人難使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
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很愎豈可
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于是執政
退而悚服

叅知政事張守荐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
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
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既而右司諫韓璜論

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
惟公朕安得而私也于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
聖訓

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
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
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
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
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

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偽詔一尾乃其子偽
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福陋李回曰藝祖即位用范
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
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為生靈請行此即受命之符
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
右字若贓罪則悉去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泛

之

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執曰行
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
書代孝子嗣皇帝親札蓋以祀天為主也秦檜等曰
以祀天為主深合禮意

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台試侍御史沈與求
言陛下復祖宗故事間詔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
用之于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
知荐者為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

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益
微念茲永懷惻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
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夸大殊唏朕心又除
呂頤浩制首為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
方諄于有識可與外任于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

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
乞克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執呂頤浩曰若海
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珪致二人不和遂

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尚未放還上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為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于是頤浩等竦服聖諭

戶部侍郎孟庾進尚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尚聚己未詔庾為宣諭制置使

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寔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

初李成之黨李宥為成計謀至是張俊獲宥而成勢

盛將殘黨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偽齊餘眾趙瑞等降

言者謂洛為國西宅而程興于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眾護寢陵戰屢獲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憐、不忘之意壬戌詔名忠護軍

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服事宜頗致懷慮羣臣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李孝子

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于建炎並無日歷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遂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

金左監軍達喇大憾之

按句中无著句上疑有闕文

盡却所獻

之物而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喇至祁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携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祁城為元帥府

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宋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為虞部郎官俊称疾不受豫不能强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幾卒

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于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其為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特旨而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而武

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
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轉官之級按句內
疑有脫
誤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
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
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嘗調
官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
也

冬十月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為吏部尚
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

知温州

言者以為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于保長戊辰戶
部奏甲頭于三十戶輪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
力可以倚仗詔從之

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于熙河秦雍至是乃移營寨
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于鳳
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未烏珠乃引眾十
餘萬造浮橋于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玠
雷仲率諸將遣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

不絕緊密如雨金稍却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
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十三餘陣烏珠中箭而遁
俘其將英格貝勒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敵衆橫
尸滿野是役也烏珠往反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
者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烏珠初有送馬數百至是
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于是
北歸燕山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
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

多疑不寔夫吳玠之敗四太子固未可知然敵若不
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今
日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閣職上曰祖宗
待三衛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衛用邊功戚
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
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于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
以為後世法

丁亥宰執奏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閣門潘永

思上曰雖戚里既有罪安可廢法于是令罷閣職就
達秦檜退而歎聖德曰卓哉此舉

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
食為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為屯田
即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于兩淮上又親書趙克
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于是荆南鎮撫使解
潛于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秘閣宗綱為措置官而
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既而言者復請
江之南岸亦興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

去地千里望依淮浙委監司興營田並泛之

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
家子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為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
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軍報甚振至是宣撫司上
其狀甲申庶自待制為徽猷閣直學士

呂大麟見聞錄曰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富
平大敗之後兵卒單寡庶于興元府興洋金達聞達
諸處令州縣選強壯每兩丁取一丁三丁取二丁與
免户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

正尉為軍副日閱武于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
二十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
則令尉使與改秩今川口義士尚眾皆庶倡之也
已未吏部郎官廖剛言臣前所獻幸闈之說姑備一
時之急尔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之時故營
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
擁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
宴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
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偽官安

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從居焉亦
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剛起居舍人又言伏見陛下
詳延儒臣採摭故實為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群
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
文武仲尼汲、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援孟
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
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
則可以福羣生矣

初建寇范汝為未平而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

中興小紀
冠一路騷然詔以大理少卿朱宗為本路漕臣宗仙
游人綏子也宗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
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
上詔宗行而企宗方議募兵檄取錢糧數多宗遺書
責之曰公擁兵歿年州縣餽費百萬而責取未已
民在溝壑矣公為則自為之初詔企宗放散汝為之
黨企宗措奏汝為乞于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企
宗措畫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于建之城
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撫諭

世將既至言汝為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嚮
陸崇頌與賊通亟捕嚮崇與制置司屬官施達付獄
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
遣重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
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粘笠
劉忠者嘗與烏珠戰頡頏而南自黔其額號花面戰
據潭之白綿山號為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
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
庾為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成感懷軍節度

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企宗以其軍謀韓世忠庾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棠及施達皆械送行在嚮棠死于路達得以歸罪二人上泛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敵境

詔紹興府運頗艱難以久駐可移理臨安府

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温州甲辰詔差內侍岑峯充迎奉主管官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點官鄭士彥別命

郎官一員赴温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誨為盜也因愀然謂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荐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聯書之

先是淮南賊張琪既為統制官閻臯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乙巳戮于市

初常州守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早上御迎英
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吳交修為中書舍人對
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
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為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
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耶頌非理耳
于是宰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杞謂
交修諛已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
州按驗反復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羣盜亦多抵罪蒙
歷城人也

初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
與司諫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上
多言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
結為朋黨丙辰罷直柔為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
黜去

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為
之邦彥聞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荐邦彥為
兵部尚書

初選人永嘉姜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

改官至是以為監察御史制畧曰尔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

閩湖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趨庾赴援庾怒于饋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訕、且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

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称人

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簿訴于左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于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耘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據然後可行

右監軍達喇請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贖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贖其用蓋達喇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專權庇豫故不之許然達喇自此憾豫愈深矣

初呂頤浩帥江東置司池州既台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為安撫大使始還帥府于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清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昇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于是夢得召集流民稍復業商販亦通

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入閩河則

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耳又馬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為惡耳

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為之

建寇范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南劍州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翥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翥侯官人也翥知士

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鬪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眾救復父讐縞素來攻于是士安與州兵皆戰賊大敗汝為自此益挫

庚午詔畧曰聞汝為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逆有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咸赦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

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記以為訓時宣撫司軍已次福州于是孟庾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趨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于正南路植巨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径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為震怖以為從天而下于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眾劫寨戰敗而走

丁丑右司諫方益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為剽掠有

甚于賊願賜丁寧諸將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
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遍察犯者並行
軍法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閬州令叅議軍事劉子羽
于閬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
漕號善理財不加賦于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
居閬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
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
得安迹萬一有功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

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
為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為不測使惑于浮言遂
巡不決豈不敗事于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
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顧
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節
度使職仍舊

壬辰兵部尚書胡直儒卒

鄧隨郢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圖
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興

戰于青林間又大敗之

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西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

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攜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初五路既陷金人悉割以屬偽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程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現保和尚原左副元帥尼雅滿欲回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為經畧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一

宋 熊克 撰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二

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
未仕詔畧曰祖宗己未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
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
無愧于斯焉時

時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
使吳敏尚未率師度嶺于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貽

書于敏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舂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清相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扞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擠于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諲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息官軍梯而

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逆走邵武范汝為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諒并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幸浙西

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為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單寡乃言

中興小紀
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
唐自府兵曠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
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兵房兵
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
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

時卽青李捧單德忠三盜皆就招安已至臨安乙卯
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
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于是呂頤浩
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

所料

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振興外境往造潭州戮命官
移守將為言者所論總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
孔彥舟累蒙超除迷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
趨鄂渚乃得舒蘄二州鎮撫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傳
旁入彥舟軍遂為之用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為名誅
求州縣石文殿修撰胡安國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
檜以為政刑失當莫甚于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
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

與閔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為湖東總管曹成擁眾西
侵而友畏成分有其地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
西成遂南掠今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
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于盜朝廷雖除
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
韓世忠以為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于謹
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
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台安國為中書舍人尚未
受命也

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遠役散亡比聞平江府賀
鑄家見鬻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秘書省

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為其徒所殺惟楊么
在有眾數千么與黃誠俱為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
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
當用二廣財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
此天下左臂而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
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併力圖之似未為晚秦檜
因請自湖外當一面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

中興小紀
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人以柄于是願浩等奉詔感
歎而退

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為言所論而罷
降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志亦
為監司劾罷于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于左
僕射呂頤浩畧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
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
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眾人常情睚眦必報而
忠獻公于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為怨而

近世諸人借國福威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
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袞
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
恩讐為戒然比于忠獻猶有不及未免天下之疑豈
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
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
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
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一旦
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

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
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為過也
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
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于貴者將存其事
體施于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中二事則不違公
議釋疑于天下矣夫宰相時未則為不可托為已有
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莫賜
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
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

吏部侍郎李光李弥大並遷尚書光吏部弥大戶部
弥大吳縣人也

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送之時
人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
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
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盖前失萬一又
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

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旻馳往招之
又馬友為其部下所殺眾皆出降惟白毡笠劉忠據
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宣撫
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
功盡廢矣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
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
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
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等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麾張
蓋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眾拒戰勝負未分而所

遣銳卒已立旗蓋于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
潰忠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眾斬其首持詣
世忠以降

時宣州駐劄韓世清怙眾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尚
在淮西

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已郊上謂
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
幾其有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已送諫中外士民莫

不感悅

台前尚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于是中書舍人程俱密奏俯禧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亦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素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名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

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

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之字非堯舜不能于是呂頤浩等嘆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為當記

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子殿中侍御史開

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尤殘民以
為己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勘實如係科
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明承
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
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
羸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寵之至是
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
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
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日維揚之變兵械十

七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
陛下專意軍政棟汰其冗修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
有全裝甲萬副弓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
軍二萬三千王瓊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
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
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
前忠銳如崖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
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有十六七萬何憚不
為且向者邵青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

為據建劍孔舟彥馬友曹成等為亂于江湖朝廷枝
梧不暇今志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
歲張浚獲捷于四明韓世忠扼于鎮江陳思恭擊于
長橋而張榮又大捷于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
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
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
密奏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
則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
定命世忠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

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
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
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
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
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
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
惜者也

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
師之至前後所言畧同知壽春府陳辨者始貳于豫

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拊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克攻壽春為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柔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

三月言者以為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

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于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戊戌詔罷之

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瓊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畧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瓊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瓊等遵稟聖訓詔劄付光瓊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瓊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

將尋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己亥以先為
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
東一路遂帖然矣

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籍民被其害自今產
去稅存之戶畫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違官吏並
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

詔昨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
畝數令輸其續墾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
易以安業如州縣踰數罪以違制

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
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諛佞者降之莫士知朝
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
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
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士人湏自
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自朕
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然
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犯御名曰上曰朕豈以
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寺收之

時隴州移治方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中彥慕侑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于是宣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

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奏起復單知微為准備使喚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瓊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邠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

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尚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

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輕險浮躁之士列于要塗以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畧曰朕登庸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

荐之士隨才任使尚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
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實諸法于是願浩言
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于來春舉兵北向
必可牽制川陝之西萬一王師逐劉豫則彼必震恐
因令韓世忠徑自西京入關北亦一奇也戊子乃詔
願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
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
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

訓

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
年謀議紛、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
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
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
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
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
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
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

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唐之獨安陸
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
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
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難
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
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
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尚自
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
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宮呂祉為湖東提刑呂祉因
言荆湖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
從之

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
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垵周濟等轉官有
差殿中侍御史江濟言軍賞濫則無以勸有功比言
者嘗謂秦有繫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
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
皆貪競無恥而非有勞望行追請寢癸丑詔從之

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廸功卽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于是豫力請于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金具陳破興之計乃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渡河敵言攻興、盡發兵應之而偉潛引敵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與民約曰

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為帝親送郊社從弟益為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時偽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鄴范恭為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鄴及李儔令束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偽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畧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尚此賦極陳馬之為用有補馬政與

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

西京奉先營卒賣玉梳疑非民間物鞠之知得于山陵遂以偽臣劉泛善為河南淘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

有前尚書郎李亘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遂為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既而亘謀歸本朝豫族誅之

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為必不能久

唐太宗諭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濶畧可也

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尚書李弥大秘書少監傅崧卿為叅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為叅議官弥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等僚屬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即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

順浩都督諸軍，欲大乃云：「已為天子從官，非順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別為一司，專伺順浩之失。密啓以聞，如此語，乃間朕君臣，儉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弥大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為言者所論，落職奉祠。

丁酉詔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鏜以為武備。

戊戌詔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移于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

矣。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用兵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相時待釁可也。」

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謝，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

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兵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于未上。」謂頤浩曰：「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設使，息信洽。然後科揀，雖光世亦唯卿所用，不必移也。于是參知政事程

汝文退書聖語以為上對臣下稱卿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

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為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進自敵寨近走還光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眾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

初金薩里罕與偽齊合兵屯于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無故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泛以行

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畧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為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趨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彥玠言與庶相遇無

善收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間已乃以素隊百人馳會
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
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叅謀官劉子羽知興
元府子羽至即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
初李光為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
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糴官米受
百姓財萬計于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
是獄具用衆証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
象州既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

兵部尚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為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院密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
謬不聽瑀鄱陽人也

上以宗室子偁之子生有聖質

生有聖質
據會要

鞠于宮中

賜名為瑗蓋默契于崔府君之名也

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
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
旗幟偽赦欲間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
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為遙郡

團練使

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往、之媒寡援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荐三兩人以備器使
初呂頤浩之掌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為言

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瑤言深寔蔡京腹心使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于寬

恩而災眚之赦難例施于巨蠹乃詔寢前命

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

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程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修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諭耶

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尚為隣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隣國之寶也

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

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齎榜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于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
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蘄鎮撫

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已遂有異志詢于幕官王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詈之

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于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

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姦叅知政事翟汝文語右

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
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抃治吏汝文言臣位執
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求去于是諫
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
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
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又見防秋近將緣故
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仕

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
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

雖用數萬緡亦豈為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
侈傷財害民何用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

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
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
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臺省官各一
員來此

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
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
上又曰金人恃強拏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

常強中國常弱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
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曰文武始于憂勤終
于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甚

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為嶺外于西南夷
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
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為穩今川陝馬綱不通
而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即邕州置市馬
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
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

自古未有今乃得之

是夏金試舉人于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滿密諭試
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
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
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礪作燕人
遂為第一或為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南人不預之
語金自失中原之士心矣

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言事于省費尤切其畧曰宋
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弥文也

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年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寔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海備邊與恤民之事一

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初右僕射秦檜之叅大政也與居正甚善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其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于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啜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于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于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于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

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

居正出守
在七月

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
滿門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
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二



